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五

里革諫夏濫淵

國語下同

長樂鄭振鐸西諸子書

宣公夏濫於泗淵

韋氏曰濫潰也潰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

里革斷其罟而

棄之

罟網也

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

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

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

水虞於是乎講眾罟取名魚登

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水虞漁師也罟魚網罟筍也名

魚大魚川禽鼈蜃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涉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

鳥獸孕水

蟲成

孕懷子此謂春時

獸虞於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兔罟羅鳥罟禁不得施也藉揆也槁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揆刺魚鼈以為夏儲

助生阜也

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

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

是乎禁宜麗設弇鄂置當為罍罍麗小經也弇隔也鄂

成木虫懷孕之時禁取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

而長魚鼈畜四時且夫山不槎蘗槎斫也澤不伐天

草木未魚禁鯤鮪鯢魚子也鮪未成魚也獸長麇麋鹿子曰麇麋子曰麋

翼穀卵翼成也生哺曰穀未乳曰卵蟲舍蜺蜎蜺蜎子也可食舍不

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

行網罟貪無藝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藝極也按里

育物之意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

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師樂師曰

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寘置也按漢成帝

之意然忠言弗用此復奚為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韋氏曰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與伍舉升焉曰

臺美夫伍舉椒舉也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謂以

是為美也安民以為樂以能安民為樂聽德以為聰聽用有德也致遠以

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

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

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

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

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

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
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
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
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
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後而僅得以來使富
都那豎贊焉富富於容兒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
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
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德則不也縮於財
用則匱縮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厚
也胡何也何以爲美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

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
遠者距違騷愁也離畔也邇境內遠鄰國也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
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
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弘欲使民蒿
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畔離也其爲惡也甚矣安用
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積土曰臺榭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講
也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
足事也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下臨觀上使屋榭不蔽日明而已其所不
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
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

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
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
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白公子張諫靈王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韋氏曰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

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子廩也對曰用之實難已

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

然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凡百箴諫

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不欲聞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

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聳敬也以入于

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

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

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

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

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

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

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廣也其知之

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

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

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臯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憖猶願也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也賴恃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

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

亂靈王死之此以下監本有藍尹亶對昭王一篇原本無今不錄遂趨而還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

右春秋諸臣論諫之辭凡三十二事君告議論三

卻缺請歸衛地左傳下同文七年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杜氏曰日地在今在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

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

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

用休有休則戒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

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

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無禮不

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歸也盍

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歌吾子一語蓋人之常情強軋之未必從而順道之常見聽此趙宣子之所以說也

臧孫論詰盜襄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杜氏曰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

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

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

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君之

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

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

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間丘其從者皆有

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與

馬給其賤役從阜至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

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

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

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

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按孫賞盜而已非為盜也而臧武仲乃曰上之所為民亦為之何哉蓋季氏是時顯有魯國凡土地貢賦名器威福君所有者季氏皆竊以為己物非盜而何故臧武仲因事而規之其言深有味云

祁奚請免叔向襄二十一年范宣子逐栾盈云云

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邠豫董叔

邠師申書羊舌虎叔羆杜氏曰十子皆晉大夫栾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

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

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

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栢

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

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救吾子

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

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

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

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

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暮勲明徵定保

暮謀也勲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

向有焉謀鮮過有暮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

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第壹以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繇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

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

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共載入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

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聲子請復椒舉襄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杜氏曰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

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

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

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

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

故焉事故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

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

實用之言楚下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

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

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

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從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

也瘁病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

有之曰不借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

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

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

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

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

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

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

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子

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

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

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

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

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栾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

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

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

人與之鄙鄙晉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

谷在城十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

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

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楚師宵潰

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楚失東夷子辛死

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臣不使得取夏

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

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

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

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七年若

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

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

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若塞

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

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

已不復顧二穆之兵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

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

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

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

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

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

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

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子產論尹何為邑襄三十二年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杜氏曰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何

少年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

亦愈知治矣尹何謂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

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

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

國棟也棟折壞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

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

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

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

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

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

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

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

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

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

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力

子產論晉侯疾昭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杜氏曰后帝不臧后帝堯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之若劉累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

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為震犬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已余命而

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

焉故參為晉星叔虞封唐是為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

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

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纂昧宣汾洮宣猶通也

障大澤障名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

汾川帝顓頊沈姒辱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

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

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有木旱之災則禁祭

山川之神 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

若星駱者 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

若實沈者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

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言實沈星駱 僑聞之君子有四

時朝以聽政 聽國 晝以訪問 問可 夕以修令 念所 夜以

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宣散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

其體 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 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茲此也爽明也今無乃壹之 同四 則生疾矣僑又聞之

內官不及同姓 內官 其生不殖 殖長 美先盡矣則相生

疾 同姓之相與先美矣 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

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壹四時取同姓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辨別 今君內實有四姬焉 同姓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 為治 四姬

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盍未之聞也此

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

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

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按子產能

駟為參汾之神可謂博物矣然推晉侯之疾不歸之鬼

神而歸之飲食哀樂之間則可謂明理而非但博物者

也晉侯獨以博物目之豈知子產者邪 是時晉侯求

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

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惰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暨和之言，與子產畧相出入，故附此。

祁午戒趙文子

昭元年

會于虢 經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杜氏曰：得志謂先軟午，祁奚子。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

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 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

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 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

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

為政以春言 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故云七年。 三合大夫

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也。 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

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 城淳于。襄二十九年成杞。 師徒

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

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

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 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

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

又行僭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

農夫是穠是藂穠云也藂音古本反雖有饑饉必有豐

年言耕鋤不以水旱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

也自思未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

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

尹圉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進先敢故欲從

舊書加于牲晉人許之

沈尹戌論費無極二十七年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杜氏曰進胙國中祭

祀也謗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

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廐尹陽令終戊

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

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

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

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

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

辜郤氏陽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

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

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

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

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

說于國謗言乃止鄆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鄆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

而信讒無極諸鄆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將飲酒於子氏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

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

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鄆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蕪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盡滅郤

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子惡郤宛字令終陽甸子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

史墨論季氏出君昭三十二年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

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

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

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杜氏曰奉之無常人言唯

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在夏商

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

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相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

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

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

大 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

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
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
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

展禽論祀爰居國語下同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也東門城東門也臧

文仲使國人祭之韋氏曰文仲不知以為神也展禽曰越哉臧孫之

為政也越迂也言其迂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也而節政

之所成也言節所成政故慎制祀以為國典典法也今無故而

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鳥益國法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

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

是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杼殷上甲能禦大災則祀

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也族類也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祭法以烈山為厲山

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自夏以夏之興也

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

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有域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也佐黃帝為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故祀以為

社社后土之神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裔子帝軒轅

也命顯項能修之顯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帝嚳能高陽也能脩脩黃帝之功帝嚳能

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蟠極之子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也謂能

次序三辰以治曆明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時教民稼穡以安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顯項之後六世均平也儀善也禹能以德脩鯀之功鯀誅也鯀使治水於蒼梧之野鯀鄣洪水而殛死禹之父也鯀使治水鄣防百川績用不成堯用舜之于羽禹能以德脩鯀之功鯀誅也鯀使治水山禹為天子而郊之取其勤事而死禹能以德脩鯀之功鯀誅也鯀使治水鯀五教鯀司徒能敬輯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堯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為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冥後九世主癸之子為夏諸侯以寬得民除其邪謂放桀打大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文王以文昭文王演易又有文德周語曰文王質文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紂也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云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為二

王後故有禘郊宗廟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禘於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上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為嚳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禘嚳也嚳堯父商之先故禘之後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鄭司農云商人宜郊嚳也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幕能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顯項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報報德報報德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能興

夏道者。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高世湯之先也。

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大王高圉之魯。

孫古公也。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也。典法加之。

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

人。所以為民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祭之。所以信之於民心。及天之三

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五祀。金

木水。火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非

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

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而知者處物

處。名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鳥無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

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

也。海多大風。冬燠。爰。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

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

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卻叔虎論伐翟祖

獻公田。見翟祖之氛。韋氏曰。翟祖。國名。氛。謂禋氣也。凶曰氛。吉日祥。歸寢不寐。

欲伐翟祖也。卻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策之不安邪。抑驪姬

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蔦。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

祖也。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知。其臣競誦以求媚。其

進者壅塞。其臣競誦。故進者則壅塞。其退者距違。其退去。

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言貪也。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蔣以告公，說乃伐翟祖。

范文子論戰

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韋氏曰：不義而疆其斃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

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歛，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謂增其祿也。婦人愛妾也。暱，近也。私，近也。謂嬖臣也。大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徒，空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耻。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耻，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

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耻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蠲繫也遂弒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公侈多外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午長魚矯為卿故殺三郤長魚矯又以兵劫栾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而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殺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韋氏曰上大夫一卒之田栾書為晉上卿而不及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宗官器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間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栾子驕泰奢侈貪欲無執執極也栾子栾書之子厲也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栾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栾子盈也可以免於難而離栾之罪以亡于楚亡奔也夫郤昭子昭子郤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

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耻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蠲紮也。不紮紮公所為。遂弒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公侈多外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午長魚矯為卿故殺三郤長魚矯又以兵劫栾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而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殺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

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

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韋氏曰上大夫一卒之田。栾書為晉上卿而不及其

官不備其宗器。宗宗官。器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

侯。越發。間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

於難及相子驕泰奢侈貪欲無執。執極也。相子。栾書之子。厲也。略則

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

沒其身及懷子改相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相子盈也。可以

免於難而離相之罪以亡于楚。亡。奔也。夫郤昭子。昭子。郤至也。

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

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又有五人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相叔以下嘉吾子之賜相叔韓氏之祖曲沃相叔也相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萬

郵無正論壘培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韋氏曰墮壞也壘荀寅士吉射壘趙氏所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壘壁也日培

尹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因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不

昭余讎也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曰昔先主文子少釁

於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釁猶離從姬氏於公宮有

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有武

德以羞為正卿正卿上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

之典刑典常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基於其身以克

復其所基始也始更脩之於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

從其王母在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

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擇言以教子擇

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前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是以前足當師保，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鳩安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焉？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也。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正字。以其賞如伯樂氏。如之也。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賞也。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自若焉。若如也。怨自如故也。

壯馳茲賀趙簡子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韋氏曰：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曰：東方之士孰

為愈？愈，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

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

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

賀。按壯馳茲之言，各言也。故錄簡亦錄後章，放此。

士茁論智氏之室

知襄子為室美。韋氏曰：知伯，臣也。士茁夕焉。士茁，知伯家臣。知伯曰：室

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

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

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云。

左史倚相規申公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韋氏曰：倚相，楚左史也。子亶，子亶，楚申公史老也。

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亶怒而出，曰：女無

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八十曰耄。左史曰：唯子

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

奔走承序。承受事業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給，供也。昔衛

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傲於

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

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

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事而趨。

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宁，師長也。典，常也。倚

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褻御之箴。褻，近也。

臨事有瞽史之道。事，戎祀也。瞽，樂太師，掌詔禮事。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

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瞽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

之。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讀曰抑。及其沒也，謂之

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

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

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

箴戒詐謗也。為人臣尚如此，王將復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以子亶懼曰：老之過也。老子亶名也乃驟見左史。

藍尹亶告子西

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柏舉之戰闔廬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韋氏曰：嗣嗣子夫差也。甚謂政德過於父也。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

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右春秋諸臣論諫之辭，凡十有八事。

皆告執政

議論四

甯嬴論陽處父不沒

文五年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杜氏曰：甯，晉邑。嬴，逆旅大夫。及

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

克。沈漸，謂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夫子

壹之其不没乎純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况在

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犯而聚怨不可以

定身剛則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

父傳

季文子論齊侯無禮文十五年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

朝也杜氏曰此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

使而伐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

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詩小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不畏于天將何能

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為十八年齊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左氏傳下同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杜氏

康公王季子劉成一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

故曰脤宜出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程正公曰

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朱文公曰中是恰好底道理

愚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

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不及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

定命也命出於天一定而不可易雖欲違之得乎動作

以身言禮義以理言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不能者敗威儀以著於外者言能者養之以福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呂成公曰福本自有故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膳祭肉戎有受脤神之節也交神之節今成子情棄其命矣情則失中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又僖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隋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德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原叔趙同也成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襄十年齊高厚相太子光會諸侯于鐘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二十一年會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二十一年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日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二日伯有無戾於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以承守鄭人不討鄭必有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愚按敬之一言乃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傳心之要法春秋之世去聖人未遠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故凡言不敬者皆附此呂成公曰劉子之言乃三代老師宿儒傳道之淵信矣夫

子產論伯有為厲昭七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杜氏

三十年定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

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替殺伯有明年

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及壬子駟帶

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

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

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

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從政有所反之

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

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不媚不信說而後不信之

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

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既生魄

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疆物權勢是以有精爽至

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疆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

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

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厚也

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

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而

疆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朱文公曰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與子產論

伯有為厲事其義理甚精

子服景伯論黃裳元吉

昭十一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將叛

云杜氏曰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

南蒯枚筮之

杜氏曰不指其事汎上吉凶

遇坤三三坤上之比三三

坤下

曰黃裳元吉

坤六五爻辭

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

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

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

坎險故疆坤順故溫和以率貞

信也

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

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言非黃下不共不

得其飾

不為裳

事不善不得其極

失中德

外內倡和為忠相

也遠率事以信為共

率猶行也

供養三德為善

三德謂正直非剛克柔克也

此三者弗當

非忠信善不當此卦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

且可飾乎

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

中美能黃上美

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

參美盡備吉可如筮

猶有闕也筮雖吉

未也

有闕不參成○又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

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

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固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

位而有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效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

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按子服景伯論黃裳之義後之儒者未有及之者

故朱文公取之穆姜雖非賢婦然亦能知元亨利貞之指故附焉

閔子馬論學

昭十年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

杜氏曰原伯魯周大夫

與之語

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

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在位者

大人患失

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

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

不害而

不學則苟而可

以為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

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

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

殖苗日新日益

又襄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弥長而愛悼子立之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

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茲

回不執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

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

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

在昔昔曰先民凡此皆名論也故附此韋氏曰馬父魯大夫

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

昭二十五年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

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

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

經者道之常

地之義也

義者利之宜

民之

行也

所履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

日月星辰

明因地之性

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生其六氣

謂陰陽風雨晦明

用其五行

金木水火土

氣為五味

酸鹹辛苦甘

發為五色

青黃赤白黑發見也

章為五

聲宮商角

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滋味聲色過則傷性

是故為禮以

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豕五牲麋鹿麇三犧祭天地

者謂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

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矣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績之事雜用天地

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

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

以奉五聲解見二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

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姊妹

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

兩婿相謂曰亞日媾婿父曰姻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

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

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為溫慈惠和以效

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

陽風雨晦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

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好

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

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

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

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

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大不亦宜乎曲直以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

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

羊舌職論用士會宣十六年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杜氏曰甲氏留

辰留吁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散冕命

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

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仲尼論賞仲叔于奚成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杜氏曰齊

伐魯還相遇於衛地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

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

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關文失新石成子曰師敗矣子

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

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子以衆

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相子故並告令軍

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相

子相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

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繁纓以朝許之飾皆諸

曲縣四周諸侯軒縣闕南方

侯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
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
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
已

叔孫豹論不朽襄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
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杜氏曰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為御龍氏
謂劉累也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晉主

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侯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已世為興家穆叔

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

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

其次有立功禹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世不絕祀無

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

大叔論甯喜置君襄二十五年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

文子聞之杜氏曰大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

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

謂甯子必身受禍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

不得恤其後也思使終思其復也思其可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

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

奕圍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

而弗定乎必不免矣尤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

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子罕論向戌去兵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

諸侯之兵以為名餘見後合晉楚之成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杜氏曰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

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

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

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

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

武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

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

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

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樂喜

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

向戍之謂乎。善向戍能知其過

申無宇論公子圍襄三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杜氏曰：薳掩二十年為大司馬。

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

國將善是封殖而雪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

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

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楚殺靈王傳

子羽論諸大夫譏公子圍。昭元年經：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

國弱，宋向戍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甄。傳：三月甲辰盟。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氏曰：許君服，二人執戈。叔孫穆

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時

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惟也。楚伯州犁曰：此行

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鄭行人揮曰：假不

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襄三

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子羽曰：當璧猶在

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

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

圍及伯州犁，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犁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陳公子招曰：不憂

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

何害

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

共吾知共而已

能承大國命不

晉樂王駙曰小旻之卒

章善矣吾從之

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

斯義故不敢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

君反謂之

宋左師簡而禮無所滅否故曰簡樂王鮒字

而敬

字愛也不犯凶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

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

與所取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

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兆也言以知物

其是之謂矣

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

叔向論楚令尹不終同上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

杜氏曰問對曰

王弱令尹疆其可哉

言可成

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

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

安於勝君是

不義而疆其

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

詩小雅褒

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

令尹為王必求諸侯

晉少懦矣

懦弱也

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民

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

取不

不義而克必以為道

以不義

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為十三年楚

晏嬰叔向論齊晉

昭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杜氏曰晏子受禮受

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日齊其何如問與晏子

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齊將為陳氏公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

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釜十

則鍾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

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以家量貸而以公量

收之貸厚而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公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國之諸市

履賤踊貴踊則足者民人痛疾而或煨休之煨休痛念

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其相胡公大姬已在

齊矣胡公四人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

齊叔向日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

行言晉衰弱不能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

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道殣相望餓死而女富

溢尤女嬖寵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郤胥原狐續慶伯

降在阜隸八姓晉舊臣之政在家門大夫民無所依君

也阜隸賤官

日不悛以樂恬憂悛藏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

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昧且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

務大顯後世猶解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以問何以免

此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技

業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

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

豈其獲祀言必不

孟僖子語大夫昭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

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杜氏曰講習也苟能禮者從之

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

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

十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晉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

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

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

命而僂三命而俯俯共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

敢侮其共如是人亦不致侮慢之饋於是鬻於是鬻武曰聖人有明

鬻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今不當大位謂正考父

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壽得以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

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

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叔向論楚克蔡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其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

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

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圍蔡傳言楚子無道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

其君謂殺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

何故不克然盱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

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

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

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蒐東夷叛

之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

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

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

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沒不可

復振

叔向論楚子干得國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字

子棄疾皆共王子靈王弟也。靈王弒立。子干奔

晉。子干為王。子干為王。子干為王。子干為王。子干為王。

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

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

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

者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

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紕平王。即

也。棄疾也。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

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

以相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

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

雖有賢人當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有謀而無民，四也；

須內主為應有民而無德，五也。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

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音楚之士從子族盡親叛

可謂無主。無親族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為

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

無愛念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楚君子干涉五難

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有楚國者，其棄

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成苛慝不作，

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民無怨心，先神命之神。

謂羣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

也。當壁有民二也。民信令德三也。無苛寵貴四也。貴妃

居常五也。棄疾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

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

貴亡矣。位不其寵棄矣。父既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

無內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對曰：

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有鮑叔牙賓須無

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國

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從善如流。言其下善齊肅。齊嚴

敬不藏賄也不從欲也。儉施舍不倦。施舍猶言求善不厭

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

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襄

子司空季子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襄

有魏犇賈佗以為股肱。魏犇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

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有欒郤

狐先以為內主。謂栾枝卻穀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

棄民。惠公懷公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

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無寵。子國有

與主。謂棄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

逆。何以冀國？傳言子干所以蒙弑君

仲尼論政寬猛昭二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治疾數

月而卒大叔為政不恐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

之澤杜氏曰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

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

無良謹勅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

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

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

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愚按聖經無猛字此說未必實姑存之

沈尹戌論子常城郢昭二十三年

楚囊瓦為令尹杜氏曰囊瓦子常也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

復增修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以自固

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甲損諸侯守

在四鄰鄰國為守諸侯卑守在四竟裁自完慎其四竟結其

四援結四鄰之國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

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

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宮

而民潰在僖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天正其疆場修其

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

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

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爾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

監乎若教蚡冒至于武文四者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

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

是城不亦難也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仲尼論晉鑄刑鼎昭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杜氏曰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

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

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二

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

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

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

之法傳二七年文公蒐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

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貴何業之守民不

則上失業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奉上刑夷之蒐也晉

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

遂作亂故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

乎蔡史墨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

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

成其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

非趙執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鼎本

子西論夫差將敗哀元年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

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

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

平地作室器不彫鏤形丹也宮室不觀觀臺丹車不飾

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在國天有菑厲癘疾親

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執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

熟食不敢先其所嘗者卒乘與焉非常食勤恤其民

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吾先

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今聞夫差次有臺榭

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

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
敗也已安能敗我為二十二年越滅吳起本

仲尼論用田賦哀十二年

季孫欲以田賦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

田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問卒曰

卒終也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

對不答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

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

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

行又何訪焉弗聽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下卷第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六

伯陽甫論三川震國語下同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韋氏曰西周三川鎬京也幽王在

洛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大夫夫天地之

氣不失其序序次也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過失也言民陽

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蒸升也陽氣在下陰氣在

於是地震陰陽相迫氣動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

而鎮陰也鎮為陰所陽失而在陰在陰在源必塞地動

源塞國必亡國依山川今源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

氣通為演演猶潤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水

演則生物民得用之

不潤土枯不昔伊洛竭而夏亡。竭盡也伊出熊耳洛出

近河竭而商亡。商人衛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

謂桀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精氣山

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潤若國亡不過

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夫天之所棄不過其

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東遷謂平王遷於洛邑

單襄公論卻氏必亡

晉既克楚于鄆。韋氏曰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之戰于鄆使卻至告慶于周

卻至晉卿温季也告慶未將事將行也未行王叔簡公

飲之酒。王叔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

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卻至見卻相公與之語。卻相公

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温季以爲必相晉國相

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

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

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疆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

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

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臯不由

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

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疆禦三也行列

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
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
疆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吾有
三伐伐功也三伐勇禮仁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
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
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
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
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趙宣子
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盾也欒伯自下軍往欒伯欒書也是
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欒也若佐新軍而升

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
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
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
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
其上獸惡其網為其害已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
民之不可加也上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
則能長利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
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右侈卿乎其
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倣之以晉而卻

至佻天以為已力不亦難乎也佻偷也佻天不祥乘人不義

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勝之且郤至何三伐之

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民力以義死用謂之勇若富

奉義順則謂之禮謂若管仲畜義豐功謂之仁謂若狐

偃輔姦仁為佻謂獲鄭伯而舍之姦禮為羞謂見楚

君而趨姦勇為賊還賊國也姦夫戰盡敵為上守餽同順

義為上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故制戎以果毅戎兵也

果致果制朝以序成序次也朝不畔戰而擅舍鄭君賊

也棄毅行容羞也容容儀也畔國即讎佻也即讎人謂

赦鄭伯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廢以吾

以偷仁也

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

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

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獄

與伯輿爭政王佐伯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按左傳

成十六年云晉侯使郤至獻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

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

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

明之可乎以二書參校則內傳之言簡而粹矣

單襄公論晉君臣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韋氏曰厲公州

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錡晉卿郤克之子郤

攀見其語透郤攀晉卿郤錡之族父苦郤至見其語伐

郤至晉卿郤犇之弟子温季昭子也伐好自伐其功子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犇

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也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

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

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

踐德踐履也動口以庇信庇覆也言行相覆為信耳以聽名者也

耳所以聽別萬物之名聲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亡其

二為偏喪有咎咎及身也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視與步也

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

寔疾債高者近危疾速債墮也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亟也讀若廟昔酒焉味

厚者其毒亟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迺季伐犯則陵人迺則誣人

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三怨陵誣

也揜齊國子亦將與焉與猶與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

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也。招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聞過也。齊其有乎。也。言無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疆。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

子叔聲伯論郤氏多怨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常氏曰。子叔聲伯魯大夫公孫嬰齊也。謝季文子者魯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諧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且請之。郤犇欲與之邑。弗受也。郤犇晉卿。苦成叔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

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其君謂厲公也。多私多嬖臣也。勝敵而歸。必立新家。謂立所幸胥童之屬為大夫。勝敵而歸。必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不能去舊。卿也。怨民所為。怨也。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

季文子論妾與馬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韋曰。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榮華也文子

曰吾亦願之願華後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

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

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以德榮顯者可

以為國光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它之父仲孫蔑也

獻子囚之七日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

子服即宅也八十縷為升馬餼不過稂莠稂莠似稷而無實文子聞

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史蘇論驪姬敗國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

遇非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

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後女

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

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

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臯焉何以事

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

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廖臣

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忠蘇告大

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

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亡無日矣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

奚齊其娣生卓子帝氏曰女子同生謂後驪姬請使申

生處曲沃以速懸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晉

都絳也以傲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鎮於外以公許之

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犬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

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也封厚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也判離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疆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好美授之情情謂許立其子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

且深亂亂必自女戎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謂重耳奔翟夷吾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

趙宣子論事君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韋氏曰宣子趙宣也司馬掌軍大夫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干犯也也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朝莫喻速也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阿私曰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任公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

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智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鬬且論子常必亡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與之

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

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

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

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者衆妨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國馬

也十六井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

賦兵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享贈也家貨足以共

用家大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民多闕

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

日之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

成王楚文王之子願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

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

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死無日

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

後在至于今處鄭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襄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伺目民無所放也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栢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叔向母論娶

左氏昭二十八年夏六月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

杜氏曰夏姬女也

其母欲娶其黨

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

言父多妾媵而庶鮮少嫌毋氏性

不其毋曰子靈之妻殺三夫

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

時巫臣已死

一君

陳靈公

一子

夏懲舒

而亡一國

陳也

兩卿矣

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

之子子貉之妹也

子貉鄭靈公夷

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

是是夏姬也鍾聚也

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

女黥黑

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黥

而甚美光可以鑑

髮膚光色名曰

玄妻

以髮黑故

樂正后夔取之

夔舜典樂之君長

生伯封實有豕心

貪恡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類戾也有窮后羿滅之

夔是以不祀羿篡夏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

夏以末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爲哉夫有

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向懼不敢

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

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

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

矣遂弗視

敬姜論勞逸 魯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

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韋氏曰季孫康子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

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

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

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

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

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脩陽政日日中考政與百官

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

載糾虔天刑此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日入監九御使執

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而後即安即就諸

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業事也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

典常也夜倣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倣也工官也

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官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序次也夜

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士朝而受業受事於朝晝而講貫

貫習也夕而習復復覆也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憾恨也

先公後私之義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

織玄紃紃統所以縣與當耳者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紝既織統又

紝也冕曰紘紘纓之無綏者也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

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列士之妻加

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烝而獻

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日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男女效績愆則有

辟古之制也績功也辟罪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

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

夫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

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

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

之季氏之婦不淫矣按敬姜及叔向母皆賢婦也故綴其末

右春秋諸賢論說之辭

議論五

王斗對齊宣王 戰國策

戰國策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扞之。扞，失也。春秋傳：扞子辱矣。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

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近於戲玩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騶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按此篇生亂世事亂君之

文章正字

三

按此篇生亂世事亂君之

語失之太峻。四好之譏亦鄰於戲玩。而大槩要有取焉。齊策又有頗觸者。進說與斗略同。而其言有曰。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臣。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又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貴寶矣。然大樸不完。土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獨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娛。此亦名言也。以其大體不粹。故削之。

田需對管燕

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糶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

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鮑氏曰。纏束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念。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

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葦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誤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

大臣不足恃，國敝旣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葦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此云云皆誘惑燕將之辭，非事實也。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

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

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

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敞也公其圖之

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羈

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鮑氏曰按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為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得為後人傳錄之謬至於此章引粟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借其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此史及大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子特為齊計耳故為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於其文而不察也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鮑氏曰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

陵君與壽凌君皆楚之寵幸臣也輦從謂輦出則二人從之專淫佚侈靡不

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悖背道也將以為

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

妖祥也君王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

趙淹留以觀之淹亦留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

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流謂走揜覆也謂自匿於是使

人發騶騶廐御也徵莊辛於趙徵謂召索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

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柰何莊辛

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牢閉養之

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

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

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

蠅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

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

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

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

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

沼俯蜀繼鯉仰鬻陵衡衡香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

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

其溶盧集韻溶可為鐵盧旅同黑弓也治其矰繳矰弋射矢繳生絲縷將加已乎

百仞之上被鬳磻集韻鬳利也磻以石着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耘

矣以繫矢從高集韻耘下也如折然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

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

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

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

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楚子誘蔡靈侯殺之于申蔡靈

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

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

方四方金其所貢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

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

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栗於是乃以

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鮑氏曰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

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柳子厚漁者對智伯做此卦

觸讟請長安君為質

趙太后鮑氏曰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

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孝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疆

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久不見宜得罪今自寬而求見不能前亦自怨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疆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尸祝之服所謂補服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沈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

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死則填壑太后曰丈

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

異於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

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

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

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

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燕乃反耳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

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

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

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

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

及。今今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

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

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

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

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

况人臣乎？鮑氏曰：觸龍諫殺皆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死

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二士有焉。

魏牟對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魏公子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鮑氏

曰：迎客面之。有顧則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

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

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

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

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

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

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

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矣。先王不血食

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輦也輦車旁也以輦喻故云

趙客論建信君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對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允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

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

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

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鮑氏曰雍有蠹則外礙

礙如人之之癱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

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日倡此皆能

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

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訓月

照天下食於倉諸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王斗魏牟及此

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與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鮑氏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史作瑩

公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蓋堯舜女令儀狄禹時

人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

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嗽口有所御也言不

食喜易牙乃煎蒸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

至旦不覺飽而寢安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

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

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

臨彷徨自觀下曰臨集前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

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蓋莊王云今主君

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

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

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

王稱善相屬

趙良說商君史記下同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

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

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

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

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

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疆，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堯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

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欸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謔，春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

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闞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

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躄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樂毅報燕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

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
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
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
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
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
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
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此自叙所
以事先王之由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
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

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
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
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
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
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
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
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
於寧臺臺名大呂陳於元英宮名故鼎反乎磨室當作曆室
徐廣曰磨也歷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自五伯
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此叙王所以幸已之由臣聞賢聖之君功

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

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

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

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此下自白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

燕之意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

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此結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燕昭王以樂毅為將五

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

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

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

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比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復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書云云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鄉樂毅卒於趙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犬破栗腹之軍於鄒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

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微出明怨以棄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明寡人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

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怠。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異。薛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隱心以成。下過而願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惡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謂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魯仲連責新垣衍

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

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是在。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賓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

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
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
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
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
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
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
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
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
介士見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
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

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
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柰何
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
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
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
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
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
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
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
齊後至則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此語不可為訓而母婢也

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激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激之不動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

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枕，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簞，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禭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

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

秦將聞之，為却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

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云終身不復見。○按魯仲連之語，不皆粹，以其反復言帝秦之害，有功於當時，而雄俊明辯，可為論事之法，故取焉。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因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因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

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

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

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于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

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疆兵批患折難廣地植穀富國足家疆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

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
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
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
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
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
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
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
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

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
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其民有
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
能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
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忘
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
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
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
度量調輕重决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

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
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
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
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
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疆趙北坑馬服誅屠
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
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
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
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劔死於杜郵吳
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

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
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
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
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
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
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
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
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
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
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越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

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反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率教雖敬受命於見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史記世家下同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雁羅鷺徐廣曰呂靜曰鷺野鳥也音龍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

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
魏燕趙者騏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
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
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
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
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
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
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
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鄒國大梁可得而有
也王績繳蘭臺徐廣曰績繫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

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射囑
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
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
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
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
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
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
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麗
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鄙塞而待秦之倦
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

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毳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代秦

信陵君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

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

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疆趙，是復得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甯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左。徐廣曰：一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徐廣曰：在修武。軹縣有茅亭。邢兵。徐廣曰：有平阜。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徐廣曰：成阜。滎陽亦屬鄭。得垣

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外地。決滎澤水灌大

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安

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

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

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患

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

徐廣曰：林鄉在宛縣。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

臺墮，垂都焚。一云：魏山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

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平字。史記齊

闕止作監字闕在東平瀕昌縣所亾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闕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亾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雁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亾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

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按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為論事之法

蘇秦說六國合從

蘇秦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易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

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嗥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車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弥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渡嗥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南近齊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

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如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不安倚秦攻齊而得則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不得則民不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

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
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思也當今之時山
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
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
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
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
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
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則禍必中於趙
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
咫尺之地以爲君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
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
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利其敵之彊弱內度
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
已形於胷中矣豈拞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
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
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
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
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

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
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
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
疑去讒侯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
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
齊楚燕趙之從親以畔秦今天子之將相會於洹水
之上通質割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
師以佐之韓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
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
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魏則韓魏皆出
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齊
則韓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
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
國從親以擯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
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以害山東
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
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之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
雙錦綉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雕陰
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

欲東兵蘇秦悉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轂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起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劍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阿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躐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蓋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今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腹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

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鞫鞫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休王交疆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拔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千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三十萬廐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十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以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輪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

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
并力壹意則必無疆秦之患故敝已趙王使臣效愚
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
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
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
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
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
七十二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
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
筑鬪鷄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
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
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
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
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
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
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
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
之地過衛晉陽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

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
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洞疑虛喝驕矜而不
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
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
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
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
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
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涇
塞郟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
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
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
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
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
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
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
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
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
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妙音美人
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

必克後官燕代秦馳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
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亭人之名臣竊為
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
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
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疆
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交疆
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
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
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
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
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
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
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
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
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
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
是六國從合而并力
馬蘇秦為從約長

李斯諫秦王書

李斯為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也
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
抵為其主遊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
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
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
求士不約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
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
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
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
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
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發穰侯逐華陽彊公室
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
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
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
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
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
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
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
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驥不實外廐江

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
陳煇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
簪傳瓊之珥阿綈之衣錦綉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
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
拊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
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
者逐然則非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
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
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
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
不敢西向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
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土不產於秦而願忠者
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對怨
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
李斯官。按蘇秦游說之士李斯焚書之人其辭雖

工不當與正宗
之列姑附于此

陳餘遺章邯書

秦二世二年章邯項羽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相國趙高顛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邯書云

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恬也攻城略地

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

數千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

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

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

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

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
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
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
還兵與諸侯為從師古曰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秦也南面稱孤孰與身
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水南殷虛上

酈食其說齊王廣

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指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之樞也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

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

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

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忌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

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亾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亾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

隋何說淮南王布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

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日我之取天下可

以萬全隋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見之

隋何云云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

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隋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疆，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為楚軍先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埽者，謂盡舉之。如埽地之為。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歛手曰拱。孰，誰也。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提，舉也。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疆天下

負之以不義之名

師古曰：負，加也。加於身上，若言被也。

以其背明約而殺

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疆漢王收諸侯，還守成

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

兵間以梁地

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

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張晏曰：羽從齊。

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

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

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

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

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

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

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

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亾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

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
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
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
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
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
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
何因說布曰事已構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
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

右戰國策士談說之辭凡十有九事

按鄒陽傳梁孝王令人刺殺素

盜事敗王恐誅思鄒陽言辭謝之齊以千金令求方
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曰子行必往見王長君鄒
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者王美
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竊聞
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

理者今袁盜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佛鬱
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
累卵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柰何陽曰
長君誠能為上精言之得毋幸梁事長君必固自結
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
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有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
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
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禪夫仁人之於兄弟
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
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
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逸賊春秋以為親親之
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諂以為
過也以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是時去
戰國未遠故談說之士巧於解人主
之意如此然陽之言近於正故附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六

